

世說補

十九二十
讒險 尤悔

輕抵下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訛漏 惑溺 仇隙

服部文庫
イ 17
2080
10





117
2080
10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輕紙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輕詆下

○補會稽太守孟顥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史

孟顥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承弟也顥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和貴盛顥不就辟死後歷侍中謝嘗語顥曰得道應須慧業文卒於會稽太守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顥顥深恨此言

○補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補謝宣映南史曰謝綯字宣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勳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丘專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

今汝一作汝

商周不敵 此係石印因誤可考

深。沖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見王文憲儉謚詩沈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補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

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友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

窺

仰妄侍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

敬則以敬兒武臣麓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補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韻

作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昨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乘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

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乘會議迎立安成王粲乘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

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補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任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王晏叩頭保之永明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乘

殺一作賣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者連珠十

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補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補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

適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

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

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宛句父暉兗州左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

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

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

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

轅謝舍任沈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

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北史卷之十九

○補

延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補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補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祖籍。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謫。流死雋州。

○補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第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

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

奏對無不以母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隋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

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超起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

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法官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

師正，傳辟殺導引。阿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補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

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

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

皇奇之。京兆亂，步調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

武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宋初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

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

家。甫見之，或時不中。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旌西蜀，累於

○補

韓愈

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

語李程

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

然性放蕩不修儀檢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白

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

說著文章

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

輔器遂擢甲科

○補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閱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

西却野史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

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

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介甫改為

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

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逼雲臥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

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

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補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七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拜於馬首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

累官中書令

補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

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任至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

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司馬

君實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

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是相知

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

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

位也衡衰曲直稱重交析反缺倒反自然之形

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義自然故

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

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

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

御燕間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

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備咨訊討論博

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

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一字不宜輕用

假譎

七占十二說甫卷之十七

八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遊

入主人園中。夜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〇〇〇

劉云並地解寫之妙何種石功

不必甚不

劉云文字中留此是管夜哭

背云

李云其不必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皆以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〇甚不必。許皆此類也。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九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〇〇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箸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武自斷以前不聞讐言陳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〇〇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竇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憚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覘

王云帽字無謂恐是調字誤耳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匪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〇〇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

因進說後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熟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義之疑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瑯琊王詡

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王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王云觀此明知
後人添註

蓋邢恕去自言一日三度省故伯厚此言之
為省三條故朱子以此三者按程子於此

兵死聽嗣業

○ ○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劉云真有如此強口若世說難

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可然種種備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留一作當

耳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日。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 ○ ○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

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比貼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王劉云此政不必頭水氣

劉云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遂仍用舊義為人講以得食故託之

又云劉強解事彼謂舊義不得食故創新義勸人乃為救飢改義故曰負如來所謂那可立乃無義非舊義也文理尚不通何得妄下雌黃

意轉帖。彰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直不陷。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嶧陽。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大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翹。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藍

原

本名
補

尚

非

歲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監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頃器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阿智

王慶之。小字。慶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孫。綽。女。字。阿。恒。

姚崇。唐書曰。崇。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州。人。父。懿。雋。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

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之。宗。先。天。二。年。只。部。貞。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

國。務。明。於。吏。道。剖。言。不。滯。年。與。張。說。同。為。宰。輔。七。十。二。卒。為。遺。令。以。戒。子。孫。

各。懷。疑。阻。張。衡。之。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和。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

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

搆。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一日

又

之

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屯尹書生厲聲曰。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而斬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以待鬼與歸。書生亦跳。跡去旬日。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聞公為她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即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贊。明日。公主入謁。具為奏。言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夙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
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礮石以待至便鑄
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日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
天高明之位列
四時成歲亭
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
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
昇光祿少卿次

子岸坊州刺史少子奕
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補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
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

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
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
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毒魚

黜免

青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西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補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宏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宏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宏曰逆則應殺狂何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岫哀號行百餘里不

此點世兌南卷之十九

劉云此怒亦何可少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羗姬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開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由桑焚

其舟庾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

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梯

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發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睿屬名曰鄧遐字應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後溫既懷

耻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

質甑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而

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心

此點世兌浦卷之十九

十二

市

四石其真

寶山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

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值遇至重，而後來謝

鯤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

自失，後果徙信安。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混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父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

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

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

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

人疑其宿構，仕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

門侍郎，與沈約參贊謨謀，昆佐。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

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蘇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尉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深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擢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曾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

儉書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十九

補令狐絢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

絢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

身撫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字拘細行以次為質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

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

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

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

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王云晦默有道
而至作伴王前
請圖來恐不至
回宅

文
質

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達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遽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執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

○○ 郝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是意甚不同常朝

劉云吾見郝每有可喜

且問訊郝家法子弟不生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相曠世之度

性 ○ 補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汰侈

補

劉威碩在蜀

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

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顏回而歎曰原憲以黻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黻牖語人

原憲以黻為戶牖

王云石尚有次
漏衫聖尤奇世
說不載互謂更
遠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澡飾置甲煎

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

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

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五二

后一作石

○○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后所未知作。

作羅。一。

王君夫

音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

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羽軍
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鸞象長尺餘純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
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揮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
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

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

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盤

劉云以此為快
是勝無惜文竟
也妾后君夫殺
之亦

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密威傳百里奚漢世河
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

重致遠未服輜駟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
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
屬頸審威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審
威經曰樺頭欲得高自體欲得緊大賺踈肋難
滋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從形欲
得如

卷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夫得韭萍菹

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

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珍疑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非蒹菹是搗韭根
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瑒字稚舒泰山人通
日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
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持進

○補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

社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犬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社

緣

○補

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兼備。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俊，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艦聯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朝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憫喻，使還待之如舊。

○補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

○補 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

孤

○補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狐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補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忽捐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二十五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伎。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甫。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語

○補

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言。唯免官而巳。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徒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眾。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倦。門徒常數百人。

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踐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期述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恬也。司州言氣少有悟。

劉季此識道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是恬從祖兄也。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〇〇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邊末封胡謝韶小

字過末謝淵

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

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

過未封謂胡過謂玄末謂韶朗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

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

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末

〇補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

悉

矜

興 韶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補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

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

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

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

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

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半牛氣不復見孔章

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燁燁煥若電發

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

曰

我者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茂

賴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秦

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

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願請此二人作鐵劍

因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

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汝知

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曰

○補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宋書曰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

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補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大傳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鄼侯

○補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湯

南史曰湯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湯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

日玩之東歸倫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錢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儉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諂諂

○補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儉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定在葑門東六里

○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

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後陰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

一作能短長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能長，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任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携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郭子儀

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縱

得罪鎰按驗縱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

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大夫憂敢問所安毋

日兒母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

司戶叅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

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而名與嵩岱等矣。

天鎰聲家貴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尤悔

尤悔

○補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

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懋字子休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昏尚當與

女何況但眇是兒僕我

林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

棊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襍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救左右毀餽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此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章問重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劉云不安得為人太后所以不哭也

志當作以綬

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率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聞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千石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害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吳王故事族無遺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大

縣地天寶十年置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為河北

因華亭谷為名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都督聞警角之聲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心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道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

者是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三

古世說不見
疑補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皆

能一作註
劉云。能似為永
相紛

劉云。初不自知
才品功業所稱
二千石不自足
以躁死

由我而歿。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

周顛戴淵。昔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後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

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四

與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共流道。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云非註幾不
能為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擣菹。臨當成都。馬頭。綬。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

於

○○

王云思賡如此
復何足道

又云註理高
人幾不可必

劉云北等較有
俯仰大勝史筆

仁總角時。與予東宮相遇。一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王去曲盡奸雄
惡語然有非常
人語

入云文是司馬
師兄弟也

見古世說
坐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
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
景所笑眾莫敢對。

補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
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

代已遣道人笑僧德齋寶物遺相王寵幸
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
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補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文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
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
以贖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
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
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
藝遂由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
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
義康當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
收並皆款服

補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
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
以都統龍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菜

此點世說補卷七二十

六

宋

衣

神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
 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
 御史李季卿宣
 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
 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季
 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木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季公心鄙之茶
 畢命季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岸

潤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甌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齋至晚舟蕩覆半挹岬水增之處士神鑿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紙漏

補

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廉除佐著作郎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傳曰

紙漏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十

七

丁虞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虞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父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時論以之於萬世也。虞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亮誅譏。亮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 梁州是敬禮子

○補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

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丞相既

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

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

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

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此比甚多

劉云下飲謂設
茶也人才失志

王云彭蟻食之
乃不吐此便非
實錄

矢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壽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即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
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

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蟻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次戴

而

禮勸學篇曰蟹八足非蛇蟪之寬無所寄

記者用心疎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蟪蟪小者蟪即彭蟻也似蟹亦小今彭蟻小

於蟹而大於彭蟻即爾雅所謂峭蟪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

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
曰王枕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
考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

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也大雅詩也毛公

注曰谷窮也

○補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温曰承

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

稱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稱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於豪

日甚大殖財貨商賈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哀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
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即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
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煖蟹蚶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王意氣二字
是慕新
列云如此與字
孫公蓋也

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澤與王獻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補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
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
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
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鳳也

○補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南史曰敬容職任
隆重而淺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

北史曰祖延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適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姬擲擣

捕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會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聞見錄曰魏神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

不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士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

生杜若

眺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

乃委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

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補

褚遂良

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

采納高宗册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出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李士

補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云吏

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

林李士卒謚章簡

補

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吏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根耕根諸

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景以

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子景亦登進士第

補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岍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岍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

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所不通卒贈温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岍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宋史曰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棟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諡件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半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上

仆

鐫

補

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命葉義問視師江上宋史

數十里不斷如銀壁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

軍人廬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

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世師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

十四

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待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如非。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世語曰。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檀室數歲。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粲不

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

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

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載十餘人。悉

燕婉。自喪。然有識。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明疑是哭

裁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彧減於是，於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 ○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 賈公問 克別傳曰：克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克。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見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鳴。

列女傳也

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見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妬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者老壯情異乎。

○ 補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姓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閔睡后妃之德也各鍾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各鍾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為椽克每聚會賈女於青瑯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躑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楮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自是克覺女盛自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即以狀對克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補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處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補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鰓

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夜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取飴邕以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休流血

○補 何修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

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滸人豫州刺史憚六世孫祖

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歡齊奉朝請修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

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

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砑絹帽子安蔡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補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器具陳於前納觀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志唐書曰李納平

正已之子代宗時正已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

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已

卒統眾為亂為劉洽所敗計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

凍而歸

○○補 宋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歿矣因大呼據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君安京長

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

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

仇隙

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郝鴻豫司馬彪續漢書

山陽高平人少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北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十九

宴疑是

仇隙

字六如此好書
馬步不好凡事
竟然不有成

殺餐

鄧禹征赤首
守宗欽馮惜
權相攻逐殺
欽因反擊禹

國語

惡

榆次之辱荆
軻事
宋人酒酸屈
穀巨甄共出
韓子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郝慮承
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
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及身為君破家為國
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之惠必報故晁
錯念國邁禍於袁盎屈平悼楚之惠必報故晁
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
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樛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
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
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
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
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
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僕惠書教告所不逮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胡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
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冕錯竊位為過
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
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辱
不知貶滅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
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
四海之客六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甄
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毅。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山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木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勃海人。有少藝。時人為之語曰。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皆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諷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此帖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誠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 劉璵當卽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在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

璵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粲晉紀曰。璵與兄輿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

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歿。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於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
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
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
為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封曰馬知松刀不能一
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主事義
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
遣從母弟魏又攻承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
既滅追贈驃
騎諡曰愨王
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

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補謝玄暉頗輕江柘南史曰柘字弘業濟陽考城
人祖遵寧朝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柘仕至侍中中書
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
柘嘗詣玄暉玄暉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柘問其故云

雙

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

定復不急。祜以為輕已。

南史曰：祜嘗與弟祀。祀滅劉晏。俱候眺。眺謂祜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

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

德。江祜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暄

及祜。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劉晏居卿今地。暄陽驚。馳告始安王。

○補顏平原

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為侍御史。楊國忠嫉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不容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遂見害。

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

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

陰。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

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

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

紕。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黃門侍郎。

明一作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題世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
著稱其所輯語林上溯漢魏下逮
勝國正史之外益以稗官小說撮
其佳事佳話分門比類以擬於臨
川之世說要其所擬亦河汾之于

十言 宋言不
後
洙泗耳。無論宋以後事，蕪溷而雜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否？其人，有江左風致，足模寫者否？即所載司馬家一代事，辭往，撫拾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故愚嘗謂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

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馴雅者，理中清者，節取之，附諸世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耳聆劉許之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矜

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往歲負瘡，
冲滅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
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叢友。
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
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弗果。於是
校注之任，專之仲立。讐對則汝約。

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贍，
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
而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
獻無徵。熟王澌諸家乘，則思過半
矣。仲立素瓌瑋，博稽羣籍，多所訂
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雜之士有

禪哉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
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
瑯王泰亨識

